

密

敵情研究

第十四期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政治部第三廳第三科

編印



敵情研究目錄

短評

湘北大捷證明敵軍轉弱

汪逆的苦悶

敵外務省的風潮

歐戰與敵國經濟

鬥爭展開中的重臣層與軍部法西斯

日本無產階級鬥爭的革命化與支配階級統治的破綻

日本的棉花恐慌

記一個日本兄弟的談話

俘虜供詞一節

軍部干政的危機

香港亂國的政治家

敵國大事記

湘北大捷證明敵軍轉弱

湘北大捷意義的重大，已經有許多人論及，在這裏我們不想再詳說，概括地舉出下列數點：一、打破敵人打通粵漢，溝通華南華中，封鎖西部的迷夢。二、給敵侵華軍總司令部設立以當頭一棒，使他知道我們抗戰的力量是如強。三、粉碎在逆精衛等漢奸的傀儡企圖，以事實證明抗戰必勝的前途。四、在國際情勢變幻莫測之時，足以阻止新的政治陰謀的醞釀。五、證明我們從來的軍事上的缺陷已漸次彌補；反之，敵人的強點却逐漸增加，所以我們能夠收到抗戰三年來第一個偉大的勝利。總而言之，湘北的大捷，正表示我們的抗戰，已經開始轉敗為勝，轉危為安，而敵軍的侵略，已經走向轉強為弱，轉進為退。

敵軍的轉弱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敵兵戰鬥力的衰竭。敵人這次的進犯湘北，主要的是四個師團，却有三個師團是新編的，這些新編的部隊在被我們切斷分成幾個小部隊後，就完全失掉了戰鬥能力；因

爲他們訓練不夠，體力也差。

第二，充分表現了敵人兵員的不夠。由通城進攻平江，這是湘北戰爭的主要的一路，在戰略上說，其重要性不亞於粵漢北段，然而敵人僅以一師團進攻，且輕騎急進，後援不繼，所以首於金井，上杉市等遭我激底的反擊，以致全綫潰退。

第三。軍需品的缺乏。敵軍這次先頭部隊，都是隨身攜帶的子彈和三日的食糧，而這次湘北的民衆，相當的做到了空室清野的工作，敵軍最後真是到了糧盡彈絕的地步，所以一遭我反攻，便潰不成軍。

第四，就是敵人戰略上的錯誤。敵人不明瞭我們新戰術的巧妙，新成長的軍力，而又驕肆輕敵，盲目襲進，試行他們所醉心的包圍戰術，企圖以少數包圍多數，終至自陷於反包圍之中。

第五，敵軍的紀律更爲蕩然。敵軍從來就毫無紀律，恣意燒殺，無所不爲，不過有一個時期，據說曾經改變了這種政策，可是在這次湘北大戰中，又證明了他們依然是恣意燒殺，而且較以前更甚。接中央社電，僅就平江，金井，福林鋪等七處，殺我平民五千餘人，婦女被污者，不知其數。這種軍風紀的頹廢，就是敵士兵厭戰的明證，又說明敵軍當局努力整飭軍風紀，以加強士氣的企圖，已遭失敗。

由於敵軍所暴露的這些弱點，更足以證明我們的抗戰的最後勝利是接近了。（續）

汪逆的苦悶

自汪逆在六月初旬赴日，向近衛，平沼搖尾乞憐，簽訂了降敵條件以來，以汪逆爲傀儡的偽中央政權運動，居然活躍起來。汪逆自日返華，除即親赴華北，求華北方面敵僞的諒解外，又派爪牙分赴各地活動，但是結果處處碰壁。雖然平沼在七七的談話中，公然支持汪逆，替他捧場，企圖壓迫南北的敵僞，擁護汪逆。可是喜多、土肥原、王道（華北）和和知、梁逆（南京），既不聽平沼的指揮，也不給他半點面子，七月初中旬之交在青島的第五次偽政府聯合會議，根本不把汪逆的偽中央問題當作議題，會議後王梁兩逆的談話，除出空洞地贊成汪逆的和平——投降論外，對於偽中央政權，一個字也沒有提及。這樣，預定在「八一三」成立的偽中央政權，已變爲泡影。接着平沼創了會，阿部繼起。阿部組織以後，接二連三地聲明要扶植偽中央政權（當然是汪逆的），甚至於把輔列爲政綱政策之一，但是阿部重踏了平沼覆轍。九月下旬在南京開的第六次偽政權聯合會議，毫無結果。無論汪逆如何製造偽國民黨，偽六中全會，聲明聯合各黨各派，甚至於發表了偽中央的政策，但是預定雙十節成立的偽中央政權，仍屬夢想。

汪逆幾次三番失敗了以後，心猶未死，最近再派汪逆偕海赴日商洽。板垣也替汪逆作最後的掙扎，往返南北，拉攏喜多，召開「連絡部」會議……這樣努力的結果，偽中央開

題到現在還無頭緒。預定十月內在北平開的第七次偽政權聯合會議，迄今尚無開會的形勢。相反地敵偽及其自身間的矛盾，對立，還是在繼續發展着。我們可以舉最近的二三具體事實作為例證。

反對汪逆最烈的，本為華北的敵偽。但是華北敵偽自身之間，意見並沒有完全統一。例如偽新民會中的一部，是有公開支持汪逆的。但是這次汪逆兼任偽新民會會長，這可以說是排斥偽新民會中親汪逆派的表現。再看武漢的敵偽對汪逆仍是表示反對的，本來汪逆平沼的東京協定，似乎規定武漢歸汪逆統轄的，可是敵中央政府無力統制柴山，最近柴山硬要成立偽政委會，汪逆亦無可奈何。與武漢敵有密切關係的陸道中孚，也揚言反汪。這些都表現汪逆偽中央政權運動的障礙，並未消失。

總之，汪逆的對敵認識，非常幼稚。他以為敵國首相的一言一行，可以決定一切。他忘記了敵人以前誣蔑我國的所謂非統一國家，正是目下敵國的情形，尤其是侵佔區的敵軍閥是如此。不僅是近衛，平沼，阿部，就是板垣，畑也是無法統制侵佔區的敵軍閥的。然而見利智昏的汪逆，仍想在這種局面之下作個人的投機生意。譬如近衛賣的狗皮膏藥所謂「中日經濟合作」的「平等互惠的原則」，他居然拿起來當作自己的政治理論。他閉了眼睛不去看敵人的「華北開發」「華中振興」等公司的獨佔一切產業，在委託經營的美名下強奪我民族工業。偽方幣制的受敵控制。目下汪逆還夢想懇求強盜賞賜他掌握點經濟實權，他的偽中華日報想要敵方放棄經濟上的獨佔或侵佔，但是這無疑是白晝做夢，他忘記

了強盜的本質。

使汪逆更失望的，就是我政府和廣大民衆的堅持抗戰的快心和熱烈的討汪運動。汪逆曾向敵人吹牛，謂可分化我政府，軍隊和民衆，但是事實證明適得其反，這次湘北的大捷，更將汪逆之流的敗北主義打得粉碎。

汪逆的苦悶，可想而知了。日本製的傀儡向來是大量生產的，可是臨到汪逆居然是障礙重重，身敗了，名裂了，富貴榮華的夢還是做不成。（惠）

敵外務省的風潮

敵外務省自通商局長以下百五十人左右，爲着反對將通商局的職權，劃歸新創設的貿易省，先後辭職，以致引起很大的風潮，外相野村提出了折衷的方案，即駐外的通商參贊和訂立商約的權限，依然屬於外務省，這一風潮暫時得到了解決。不過這問題是非常複雜的，發生這種問題的基本因素依然存在，所以這次風潮雖說是解決了，然而同樣的事件，是隨時有發生的可能性。

關於貿易省的設立，在平沼內閣時代，已在積極進行，爲着振興對外輸出，以拯救敵人當前的財政經濟上的破綻，雖說是應該的；然貿易省的職掌，幾乎完全是由別省撥歸集合起來的；其貿易振興協議會的方案，是大藏省的匯兌局及主稅局的關稅課，商工省的貿易局，外務省的通商局，農林省的輸入產物關係部分，遞信省的管船局。這樣貿易省的創

立就是削減了他省的職權，所以遭受各省的反對，以致陷於停頓；到現在的阿部內閣，藏相的青木，及商相兼農相的伍堂，早就是主張設立貿易省的，所以這兩省沒有反對的聲音，而這反對的聲音，終於在外務省方面爆發出來了。

外務省的職權，久已被軍部法西斯侵蝕着，幾乎完全不能有所施行，於是部內提出外交一元化的要求，對軍部作熱烈的鬥爭，然而始終是陷於失敗，這次貿易省的問題，相當得到了軍部的倡導，在外務省的正統派看來，末嘗不是有意要削弱外務省的職權，當阿部內閣於十月三日決定設立貿易省時，野村外相未徵求部內的同意，於是這風潮的爆發，就形成外務省內的紛爭。

這紛爭的內幕是相當微妙的，最初的發動，倒是由於法西斯派的課長級及事務官等，事務官等的發動風潮其目的不在於反對貿易省，而實在是藉藉此打倒英美協調的野村派，口頭上却大喊其外交一元化，藉作烟幕，這完全是一種陰謀的策動；而從來反對軍部法西斯的歐亞局長，美洲局長亦想反轉來利用這次事務官的口號，以求真正的經濟外交及政治外交的一元化，他們雖也辭職，可是沒有和事務官等取一致的行動，結局是法西派的這次陰謀沒有成功，而外務省的通商職權，還相當的能夠保留一部，這不能不說是法西派受了打擊。

然而法西斯派受了打擊以後，決不能就此甘心的，在內外夾攻之中的外務省的權力，也祇有日加日地衰弱下去，野村究有多少力量來挽回這整個局勢呢？（饒）

歐戰與敵國經濟

- 一、當前敵國基本情勢，經濟的特徵，和第一次歐戰當時的區別。
- 二、輸入的困難——(1)國別的考察，交戰國，英法屬地，中立國等(2)各產業部門的考察——重工業中鋼鐵業，機械工業——化學工業中工業鹽，鉻，硫化阿母尼亞，過錳酸，鹼等——其他重要原料，石油，石炭，鉛，錫，亞鉛，——(3)應注意的變點，美日關係，日寇與南洋，敵將加緊在侵佔區的掠奪資源，防止資源流入敵手。
- 三、輸出的困難——敵國輸出增加基本的困難——各輸出產業部門的考察——棉業——人造絲，人造纖維——毛織工業——生絲——罐頭食品業——雜品工業——敵國輸出業者悲鳴。
- 四、海運業興盛的無望。

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國際性，世界某一角的變動，直接間接地能影響到其他地方。歐

戰那樣重大的事件。牠的影響，當然不是限於交戰國家，同樣地任何中立國，皆要受到嚴重的影響。自歐戰爆發以來，敵國經濟已發生了大的波動——外匯價格的動搖，物價迅速地暴漲；股票一時飛漲，和日後漸見回落；工業界皆憂慮原料缺乏；農業界也感化學肥料之不足；其他金融，保險，海運諸業，無不受過很大的衝動。但是這次歐戰對於敵國經濟的影響，很明顯地是與上次歐戰，迥然相異，因為今日無論敵國的國內情形也好，國際環境也好，與上次歐戰當時，已有根本的差別。敵國股票最初猛烈的上漲，是以過去的經驗呆板地應用到今日的一種錯覺，所以不久便漸見訂正。因之，我們在論本題的時候，首先務要把敵國當前的基礎情勢，放在前面，這樣可以幫助理解這次歐戰對敵國經濟的影響如何。

第一，當前的敵國，已經在侵華戰爭中，經過兩年以上的消耗。

第二，今後敵國仍是無法征服中國，仍將繼續在戰爭狀態之中。

第三，爲了應付今後國際情勢，及侵華戰爭，日寇尙夢想「擴充軍備」和「長期建設」。

第四，國際情勢，與日寇不利，日寇與英美法蘇處於對立的地位。

以上這些，無一不是與上次歐戰當時敵國所處情勢相反的。從上述當前敵國情勢，我們還當指出目下敵國經濟幾點特徵。

第一，今後敵國必然地仍需要輸入大量的軍需品及軍需原料，軍需工業資材，否則不

僅無法繼續中日戰爭，也無法應付列強。

第二，兩年餘來戰爭的結界，日寇差不多已消耗完了所有的黃金，而且因和平產業，亦即輸出工業原料的輸入遭受阻礙，過去存貯的原料，亦已消費了大半，敵國產業即是應付戰爭的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民需還不足，已沒有剩餘力量來應付其他的新要求。

敵國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而歐戰爆發了，我們認清了這種情勢，然後來考慮歐戰對敵國經濟的影響。

二

歐戰對於敵國經濟的影響，當然是多方面的，甚至於可以說是全面的，但是我們沒有時間來一一地詳細論究，當前我們只能擇其要者，尤其是對於軍需物品供給方面，有關戰爭的重工業，化學工業方面，作為交換軍需品及其原料的輸出工業，和海運事業方面，來加以說明。

我們首先來看貿易方面的影響。歐戰爆發以後，我們已經目擊到貿易上的各種要素的變化，例如英鎊的跌價，因之與其連繫的日圓的跌價；運費的高漲；信用交易的縮小；危險率的增大和保險費的增高以及市場的變動等等，都是影響對外貿易的重要因素，但是特別對於敵國對外貿易影響重大的，是原料和資材輸入的困難，因為日寇是依靠外國貿易極大的國家，原料資材輸入問題，不僅影響軍需品的供給，重工業，化學工業的生產，同時

也影響到輸出工業的生產。

德國與英法開戰以後，據我們所收集到的資料，日寇的輸入，直接間接將受到這些影響；

第一 從交戰國所受的影響

甲、德國——德國已受英法海軍的封鎖，無法自海上運輸出入物品，雖然敵國可經蘇聯輸入德貨，但是這不僅因交通及日蘇關係，有種種困難，而且從來德國輸日的，大半爲軍需品，德已自顧無暇。日寇因之而受影響的，有機械，煤炭液化，鋼材，汽車，飛機，硫化阿母尼亞，染料和其他化學原料等物。而且這種影響還不止於日寇，就是僑滿及其他侵占區，也受同樣的影響，東三省的大豆，山東的雞蛋和花生，已無法和德國交換軍需品和其他資材了。

乙、英國——目下已禁止輸出武器，鑽石，亞鉛，錫，鎳，其他戰爭金屬類，煤油，煤炭，樹脂等物，而直接對日發生影響的，計有機械，鋼材，碎鐵舊鐵等物。

丙、法國——法國雖已禁止軍需品等八十種輸出，日寇直接所受的影響，只有加里鹽等物。

第二 從英法屬地所受的影響

甲、英國屬領對於日寇輸出原料，遠在英本國對日輸出之上，但是因爲目下戰局尙未

展開，一時對日輸出還未立即有重大影響，只有澳洲羊毛已決定對其敵國輸出禁止，但是對第三國的輸出如何，尚未決定。然而日後戰爭再形擴大，各屬領勢必禁止輸出各種重要原料，否則亦因為英本國的需要增大，或世界市場的減少，因之日寇將受重大影響，是一定的。日寇依靠英國屬領的原料，大致如後：

印度——棉花，鉛，銑鐵，碎鐵，鐵礦石。

澳洲——羊毛，亞鉛，皮革，小麥。

星加坡——橡皮，錫（已實行輸出申請制）

加拿大——銅，鉛，亞鉛，鋁，木漿。

馬來——錫，鐵及鐵礦石。

埃及——工業鹽，磷礦石，棉花。

婆羅州——煤油。

乙、法國屬領與日寇的經濟關係較淺，法屬安南輸日的物品，主要的為橡皮與煤炭。其影響與英領等地相同。

第三 其他中立國

中立國中，尤其是歐洲的中立國，無時不在戰爭的威脅之中，因之無時不在準備戰爭，同時又有運輸的困難，所以對日寇輸出的重要物資，勢必將斷絕一部或全部，日寇將受

影響的，有下列各物。

義國——飛機等軍火、工業鹽（義屬索馬利蘭出產）。

比國——銅鐵。

荷屬東印度——煤油，橡皮，鐵礦石，錫（已禁止輸出）。

北菲各國——工業鹽。

瑞典——機械，鋁。

瑞士——機械，鋁。

挪威——鋁。

從上述三項所舉的事實，已可知日寇經濟，如何依靠歐洲各國，如歐戰全面化，長期化，則不難明白歐戰將給敵人的產業，以莫大的打擊。此地還未計及美國的對日輸出問題，美國對日禁輸案，如能成立，這方面輸入再受阻礙，則日寇經濟轉瞬間即將崩潰。

再從產業的各部門來看，因為輸入方面的困難，將受到什麼影響。

一 重工業

甲、鋼鐵業。日本的鋼鐵資源，大多是依靠輸入的，譬如鐵礦的百分之八七，銑鐵的百分之三二，（以上皆一九三六年數字，該年以後日方已中止發表）皆來自外國。碎鐵，舊鐵，也靠輸入，此項輸入，主要的自美國運來，如美國的輸入一斷絕，則日本的製鐵量

，即將減少生產十分之三，四。鋼材輸入雖不多，但頗重要。以上各項輸入情形如下表：

鐵鑛		鐵鑛		鋼材		碎鐵		舊鐵	
中國	——一二五二	滿洲	——二七一	德國	——四四六	美國	——一〇二七	美國	——一〇二七
馬萊	——一六九一	印度	——三七五	比國	——四四九	印度	——一三九	印度	——一三九
其他	——八三六	其他	——三二五	英國	——二二二	英國	——六	英國	——六
合計	——三七七八	合計	——九七一	美國	——一三四	澳洲	——五七	澳洲	——五七
				其他	——四三	其他	——二六七	其他	——二六七
				合計	——二九四	合計	——一四九六	合計	——一四九六

(以上皆爲一九三六年統計，單位爲千噸)

從右列各表，便可以明白，日本的鋼鐵業如何依靠英國及其他屬領和美國。馬來佔鐵鑛輸入的百分之四五，印度佔鐵鑛輸入的百分之三八，美國佔碎鐵輸入百分之六九，佔鋼

材輸入的百分之四五，（又估鋼輸入的百分之九七）。此外值得注意的，日寇過去佔中國輸入的鐵礦，也佔總額的百分之三三。歐戰起後，英國及其屬領對日這方面的輸入，已如上述。又因歐洲軍火需要增加，美國中立法修正，美國國內及歐洲鋼鐵需要之增加，不僅足以影響美國對日輸出減少，也可能促成對日輸出完全禁止。再加上中國對敵後的游擊，如能加強，使其無法掠奪鐵礦，那末日本的鋼鐵業將陷於關門大吉的境地。

乙、機械工業。本來機械工業是一切產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基本，但是日本還不能自給自足，特別是工業，軍事，交通上最重要的工作機械和內機械。汽車的海外依靠率也甚大。去年機械類自各國輸入者，共達三億一千三百萬圓，佔總輸入的百分之十一，七。輸入國家及金額如次：

美國	一五八、一一〇	五〇、四%
德國	八四、二九七	二六、九%
英國	三八、八四九	一二、四%
瑞士	一〇、五七四	三、三%
瑞典	八、六六三	二、七%
總計	三一三、三六一	一〇〇%

目下機械類的輸入，除美國之外，皆有問題，日本以前自德、英、瑞所購到的機械，若皆求之於美國，不僅是價格上將有問題，就是技術上困難也多。而且美國對日政策的如

何，可以致日寇以嚴重的打擊。

再附帶地要提及的，美德不僅對日本輸出機械甚多，就是對偽滿輸出機械，亦不在少數。如去年德國對偽滿的機械輸出，達二千九百萬圓。美國對偽滿輸出的汽車，機械，及車輛等類，去年亦達四百餘萬美元。所以偽滿也受與日寇同樣的影響。

二 化學工業

甲、工業鹽——工業鹽全需要中（百七十萬噸）的百分之六十（百萬噸），係從海外輸入。偽滿和華北資敵五十萬噸，（但因今年沿海的大水，將受影響），其他皆是從埃及，摩洛哥，索馬利蘭，厄立特里亞等地輸入，這些北非諸國的輸出，因為地中海海運的困難，有杜絕的可能。工業鹽的缺乏，直接影響曹達類，鹽素，水素，芒硝的生產，間接影響到人造絲，木漿工業，及玻璃工業。

乙、鋁是輕金屬中重要的一種，與飛機等軍火製造有關，近年來敵國已盡量擴充生產，但是目下需要的大部分，仍是藉外國輸入，主要的係來自歐洲各國與加拿大，此次受歐戰的影響，來源勢必斷絕或減少，補救方法，只有擴充國內生產，但是如何設法購得製鋁機械還是問題，因為以前在德國定購的機械，已無法運來。

丙、硫化阿母尼亞——化學肥料之中，硫化阿母尼亞佔重要地位，以前雖然已能近於自給自足，然近來因需要增加，已感缺乏，所以在歐戰前曾向德國定了機械設備，可是目

下也與造鋁機械同樣，已難以運來，今後硫化阿母尼亞的缺乏，是難免的。

丁、過磷酸工業——原料是磷礦石。磷礦石的百分之七，八十，是求之於海外，主要的係從地中海，摩洛哥輸入，若是戰火延及地中海，這方面的輸入，勢力杜絕。

戊、鹼，敵國產鹼僅及需要的百分之五，幾乎全都靠德法兩國輸入，但是目下輸入已陷於絕望。餘下的方法，也只有自美國輸入。因鹼的缺乏而受影響的，首為肥料，次則為火柴與工業藥品。

三 其他重要資源

甲、煤油——煤油與鋼鐵業一樣，是最重要的資源，但是同樣地也是敵國最缺乏的東西。原油的海外依靠率佔百分之九〇，六。美國輸日煤油佔總輸入額的百分之六十四，荷屬印度佔百分之二十一，墨西哥與南美也有若干輸入，目下日寇尚不感如何困難，但是如歐戰擴大，或美對日政策轉強，煤油將成為最嚴重的問題。

乙、煤炭——當前「煤炭饑饉」，已與「鋼鐵饑饉」同樣，煤炭自安南輸入者，佔輸入總額的百分之十六，五（去年），如該方面輸入發生問題，則除出加緊掠奪侵佔區煤炭外，別無他途，因之我們在敵後的游擊，阻其掠奪，是越發重要。

丙、鉛——鉛的海外依靠率，亦為百分之九十二，自加拿大輸入者佔總額的百分之四五，三。印度佔百分之十三，六。美國佔百分之十左右。

丁、錫——錫的海外依靠率，亦為百分之七一，自馬來輸入者佔輸入總額百分之五六，六。但星加坡現已實行輸出統制，荷屬印度雖然產錫，亦已禁止輸出。所以現在應嚴防雲南之錫，流入敵人之手。

戊、亞鉛——海外依靠率，亦為百分之六十一，自加拿大輸入者佔輸入總額百分之三四，七。澳洲佔百分之三一，四。此項輸入今後也有問題。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日寇首先受到打擊的，便是與德國貿易的阻礙，日「偽」德所謂三角貿易的新協定正好成立，而且如順利地發展，貿易（輸出入）有希望達到八億日元之多，日「滿」輸德的是油脂工業的原料為主，是過剩的東西，而德輸日「滿」的絕大部分是機械，汽車，鋼鐵，及其化學用品，都與軍需或軍需工業有關的，但是這樣好條件的生意，現在絕望了。

第二，日寇其次受到打擊的是英國及其屬地中的軍需原料。此外歐洲各國的軍需原料，也因準備戰爭，自需增大，或運輸上的困難，難以輸入，日寇補救方法亦是要靠美國。所以日寇的美國經濟上的依靠性，今後要大為增加，如鋼鐵資源的絕大部分，機械工業的全部，化學工業中磷礦石及鹼的補充，造鋁製硫化阿母尼亞的機械，其他如鋁，石油等資源的輸入，都將更靠美國，所以美國的「對日禁輸案」的前途如何，關係日寇的命運。歐戰爆發後，英法及其他中立國，皆將自美國輸入軍需品及其原料，各國的輸黃金赴美，就

是爲此，所以此時如美國對日禁輸軍需有關物品，美國仍不受損失，不過把以前轉運的，轉運歐洲而已，即使美國不加禁輸，亦將首先將軍需品及其原料供給歐洲，有餘的才能再給日寇，所以日寇希望更多地自美輸入軍需有關資材，實是夢想。這樣，既有的軍需工業，都將成問題，新的日「滿」「支」生產力擴充計劃，更不必提了。

第三，日寇籍靠南洋輸入的原料，也不少，如石油，鐵礦，錫，鋁的原料，橡皮等，如這些原料，各因歐洲本國需要增大，對日輸出減少，同時如美國的一對日禁輸案一能夠實行，則狂妄的日寇有實行其南進政策的可能，運用武力控制南洋，強奪資源，尤其是荷屬東印度的煤油，馬來的鐵礦，然而這適足以加速日寇的崩潰。

第四，日寇因上述原料獲得的困難，勢必今後加緊掠奪我國的資源，如大同等的煤炭，龍烟的鐵礦，山東、長蘆、浙江的鹽，長江沿岸的鐵礦等，皆是對象。因之我們越感到敵後游擊的重要，我們要以此保住敵寇在侵佔區掠奪資源。

第五，正在日寇因歐戰而缺乏資源的時候，更須嚴防我後方資源的轉轉流入敵手。

總之，歐戰的爆發，給敵人的軍需原料資材的輸入以嚴重的影響，本來敵人預料不到歐戰今年會發生的，他們最初估計歐戰將在英國戰爭準備完成的一九四一年以後爆發的，所以他們的一生產力擴充計劃也預定在一九四一年完成，可是現在歐戰爆發了，這些計劃已成爲廢紙，不，連過去那樣的輸入也無法保持，過去那樣的國內軍需生產，都將減少

其次，再有敵方的輸出貿易如何？敵方的「神風」論者（即以歐戰發生爲天佑倭人的樂觀論客）往往以爲敵國的輸出景光，也是如上次歐戰那樣，非常旺盛，但是這是錯誤的。果然不錯，歐戰發生了以後，交戰國的生產將集中在軍需方面，輸出產業將減縮，或者有些東西，要留在國內，還有因運輸的不便，不能輸出，世界輸出市場一定有大的空白，中立國家的輸出得以增加，但是這塊肥肉，敵國是無法吃的，若是一回顧本文最初的敘述，便可以明白。第一，照敵國的國際關係，難以獲得輸出產業的原料；第二，過去存貯的原料，二年餘來已經消耗得頗多，餘下很少；第三，輸出產業的原料獲得即是可能，可是一時無多餘的黃金購買；第四，即是原料沒有問題，可是如電力，煤炭等的缺乏，勞動力的不足，仍無法生產；至於工場設備的擴充，更新，更爲困難；最後，甚至於生產物已能增加，海運仍是沒有辦法。有了這些不利的基礎條件，即是輸出多少能夠增加，但是其數微微而已。而且假定輸出增加了，國際收支得以改善了，若是軍需原料和資材，如上述那樣無法獲得，對敵方仍是很少有補於事的。

現在且從輸出貿易的各部門分別地作一個簡單的檢討。此地所論的輸出，僅限於對「第三國」而言，因爲對「第三國」的輸出，才可以獲得外匯，才可以以此購買軍需有關物品。

第一，棉業。棉業是日英兩國在輸出貿易互相競爭的產業，英國因為戰時產業的改編，海運上的困難，輸出勢必減少，英國綿布輸出地如印度，荷印，中南美，澳洲，等地，敵國棉布可以有發展的希望，因為地理上自日運去也方便，去年英國輸出棉布約十四億碼，假定英國棉布輸出減少三分之一，或一半，世界棉布輸出市場即缺五——七億碼，這是日棉發展的餘地，雖然日棉在歐洲的市場，也有喪失的。不過大致上仍是輸出有增加的希望。原料方面，自埃及輸入的棉花，雖將斷絕而喪失了高級綿布輸出，但是自印度，米國輸出者，一時或可無問題，這樣原料和市場的條件，確係相當有利，但增加生產，仍有不少的困難。黃金的缺乏，無法購入大量原料，貿易運繫制仍不能廢除，運輸上也感困難（印棉的十分之三，美棉的十分之五，係藉外船運輸）。此外電力，石炭，勞力等的不足，皆是問題。這樣，英國輸出既將減少，日本又無力增加，結果美國，或其他棉布輸入國的棉織工業，或許可以起而代之。

第二，人造絲與人造纖維業。美國是日寇的這兩者輸出上的勁敵。目下美國堅守中立，美國的輸出市場，日寇無法掠奪的。原料方面（木漿），美國尚無問題，但是日寇以前自北歐輸入者，恐將斷絕，今後也許要自美國和加拿大輸入。即令敵國的輸出可以增加，但是上項所述的困難，同樣的可用於此地，而且自德國輸入機械已不可能的今日，更為困難。

第三，毛織工業，此業最大的問題，即是原料的輸入，敵國的毛織業的原料（羊毛）

全部是藉外國輸入的。去年羊毛輸入情形：澳洲，南非聯邦，新西蘭，阿根廷四處的輸入，已佔輸入總額的十分之九，但是前三處的羊毛都依次地宣布禁止對德輸出，對第三國的輸出，或許尚未完全絕望，但是依照上次大戰的經驗，（上次澳洲羊毛雖對第三國仍舊輸出，後因第三國轉輸敵國（德國），所以結果對第三國亦實禁輸），難免有相當的困難。這樣，不僅是交戰國的輸出市場，敵國難以奪取，就是既有市場能否保持，尚是問題。

第四，生絲。纖維輸出工業中，只有生絲是敵國國產原料，而且最大的市場為中立國美國，若是美國始終嚴守中立，軍需景氣很好，則生絲需要便可增加，絲價也能上漲。這是對敵國是有利的。問題是美國是否參戰，美國若不參戰，問題便在我國和義國的生絲，能與敵國的生絲可以競爭到如何地步。

以上為纖維輸出工業。

第五，罐頭食品業，敵國的罐頭食品，主要的係輸出至英，比，法，荷等國，尤其是戰時，罐頭食品的需要更大，這次戰爭起後，英，比，荷等國已向敵大量定購。敵方也正計劃對第三國輸出，准增加一億餘日圓，但是是否可能，大有問題。首先空罐感到缺乏，過去一年罐頭分配到的洋鐵，每年為七萬六千噸，可是如照新計劃實行則需十三萬噸，幾乎增加一倍，這些洋鐵難得到手。其次運輸，勞力也有困難。九月中旬倫敦向名古屋雞肉罐頭定購八百四十萬日圓的罐頭雞肉，可是結果成約的只有十分之一，可見得即是濟外需要增加，而供給仍無法應付的。

第六，雜品工業，敵國的輸出工業中，雜品工業所佔的比重很大。概略地講來，海外雜品的需要，亦能增大。據敵國輸出業者自白，今年的定貨比去年要多，可是因為原料，副原料的缺乏，勞力的不足，結果都未能如期交貨，取消了已成契約的也不在少數。敵國以前的這樣情形，今日仍是存在着。所以現在即有定貨，也無法承受。腳踏車業的缺乏鐵材，磁瑯，勞力，電力；磁器業的因勞力與煤炭等等情形，也可以推及到其他雜品工業。

綜合以上所述，大體上講來敵國輸出品需要，都將增加，可是因受了中日戰爭的影響，供不應求，正如敵國輸出業者所感嘆的，「日本在過去三年的「國難」，「日支事變」，蘇「滿」紛爭中，正把這次歐戰中在輸出貿易上可以向外伸展的物資與勞力，都消費完了。實在想也不願意想，事實上就是今日還是每日每夜為此在消耗物資和國民的勞力」。〔東洋經濟新報〕九月二十三日(43)。很明白的，敵國輸出貿易，即能多少可以較前好轉，但是其程度是有限的。

四

最後，看歐戰中敵國的海運業如何。上次歐戰期間，敵國貿易上的出超約十四億，而海運收入亦達十億，由此可知海運收入的在國際收支上的重要性了。但是中日戰爭以來，因為軍需激增，船舶被徵發的很多，民用船舶頗感缺乏，已是衆所週知的事實。這種情形在歐戰發生的今日，大體上仍是不變的，海運也如輸出貿易一樣，受了中日戰爭影響，敵

戰中是無法伸展的，上次大戰當時那樣的景氣，已經是夢想。目下敵國在近海使用的船舶，約一百八十萬噸，而且仍感不足，今後即使用盡最大的努力——往返轉折的合理化——搬運的迅速化——能夠節省的，最多亦不能超過十分之一（十八萬噸）。這樣，就是遠洋海運要恢復到中日戰爭以前，還不可能，談不到其他的希望了。造船所的造船能力，亦近於飽和，資材又不足，新船的積極地增加，也不可能。海運無論如何統制，亦不能自無生有，這樣，歐戰中敵國海運界的發展性，也可想而知了。（喜）

鬥爭展開中的重臣層與軍部法西斯

一、統治階層兩陣營的分劃及其社會基礎——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後進性及封建殘餘的強固，故政黨政權沒落後，軍部獲得了政治指導權，重臣層固守着政治決定權。

二、重臣層與軍部法西斯鬥爭的現狀——關於參加德義軍事同盟，阿部內閣的上台，及首相權限強化等問題，鬥爭非常激烈，軍部法西斯是攻勢，重臣層是守勢。

三、兩陣營的勢力及其鬥爭的前途——重臣層約分兩派，附和者有財閥，政黨正統派等。軍部法西斯約分三派，附和者有產業資本家之一部，政黨革新派之一部等，兩陣營的鬥爭只有擴大。

由於侵華戰爭的失敗，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暴露了它無限的破綻，這些破綻，不僅是——
班所謂的兵力的不足，資源的缺乏，財政的困難，而且因為這些又引起了（一）工農大眾

統治階層的革命傾向更加顯著，力量更加強大；二、統治階層自身的對立更加尖銳，鬥爭日加激烈了。不過我們在這裏且不說其他各點，祇就這統治階層自身的對立鬥爭。

在這次侵華戰爭的過程中，原來根基就不穩固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就加速地沒落下去，代表這民主政治的政治勢力的政黨，也就動搖分化，資產階級的政黨如民政黨，政友會，一部分投降軍部法西斯的藩籬之下，一部分成了重臣層的馬前卒，其他小市民階級的政黨社會大眾黨，有多數是轉到工農大眾的陣營裏去了，另一部分官僚的上層極力地要屏進軍部法西斯的門檻。政黨的形式雖然存在，而實質上政黨自身是崩潰了。

因為政黨政治的沒落，和政黨自身的崩潰，於是在敵國的政治上真正有勢力的，祇有兩個集團，即上述的軍部法西斯和重臣層。

軍部法西斯和重臣層何以能並列地存在呢？這完全是日本社會機構所決定的。關於軍部法西斯，我們在本刊第五期中，曾說明它的社會基礎和特殊性，這裏可不重說，至於這重臣層，則和軍部法西斯相反，雖穿着封建殘餘的外衣，而本質上尙和資本主義多有一致之點。

也許有人覺得奇怪，因為一班地說，法西斯就是財政資本的公開專政，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一種變態，而重臣制度，很顯然是封建制度的殘骸。我們這裏所說的不是不同嗎？可是我們若是慎重地考察，對於這種相異之點是能明瞭的。在日本的軍部法西斯，由於歷史的規定，使它的基礎主要的建築在封建殘餘勢力上，而且就現實的真相來說，在軍

部法西斯的構成上，是對現在資本主義抱反感的崩潰中的農居多，在意識形態上，封建的色彩也頗濃厚，所以和金融資本是不能結合的。而重臣層的構成份子都是資本主義向上期中的經歷者，雖有大地主也有不少是資本家，所以他們的意識形態倒是接近資本主義的，也所以能和金融資本家結合。又因為日本金融資本的發達，不是由於產業資本完全成熟之後而自然出現的，日本產業資本剛發達而未十分成熟的時候，同時金融資本也就發達起來了，故日產業資本除了受到自身的種種束縛之外，同時還受到金融資本的壓迫，所以產業資本家的一部分却和軍部法西斯勾結，走向極右的反動的路上去。

這樣，構成了重臣層和軍部法西斯的政治上的地位，和他們相互之間的對立。

軍部法西斯在現在是掌握政治上的一部分權力，不過整個的政權，還沒有完全落到它手裏，據一般的說法，是軍部法西斯握着政治指導權，重臣層握着政治決定權，軍部法西斯爲要取得整個的政治權，自然不得不和重臣層作激烈的鬥爭。

軍部和重臣層的鬥爭，原不是自現在開始的，遠自五、一五事件政黨政治隨犬養毅被刺而沒落了以後，握住政治實權的就是重臣層，齋藤內閣以後的所謂中間內閣，也就是重臣內閣，在表面上看來，它是代替政黨政治而出現的，而其實也是在阻止軍部法西斯勢力的成長，膨脹，但是在最初軍部確想利用這所謂中間內閣來阻止政黨政治的上台，然而到了岡田時代，他們已經很顯然的轉過來與重臣爲敵了，故有二、二六事件。

經過二、二六事件，軍部法西斯想改變作風，至少是有一部分想放棄過去自暴自棄手段

，而用政治手段來奪取政權，到林內閣時代這種傾向更顯然的可以看出來。可是當時的軍部法西斯的政治力量，究竟還沒有成長到這種地步，他們所企圖的是逐漸失敗了。自從挑發這次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後，它又藉着對外的軍事行動，加強它對內的政治力量，於是軍部法西斯在政治舞台的進出，也就很容易地達到了目的。

現在軍部法西斯在日本政治上起的作用，正如上面所述，政治指導權完全是在他們手裏，而且所謂政治決定權，事實上也受着他們的干涉，不過重臣層就是因為軍部法西斯的勢力是如此的膨脹起來，更覺得非固守殘壘來和軍部法西斯作拚命的鬥爭不可。自平沼內閣時代以至現在，重臣和軍部的鬥爭是非常的激烈了，其間最能表現這種痕跡的，是日德義軍事同盟問題，阿部內閣上台問題，首相權限強化問題等。

一一

重臣層和軍部法西斯的鬥爭中，概括地說，重臣是取守勢，軍部法西斯是取攻勢，這是很顯然的。不過重臣層是在政治舞台的幕後，他們不直接負擔政治上的責任，要攻擊也不容易攻擊到，所以軍部法西斯有一部分依然想用暴力手段，來剷除這種禍根，但是一般地說來，還是以用政治力量為主，在當前，他們提出加強首相權限的口號，就是想從重臣層奪取政治決定權來予內閣總理，再由操縱內閣總理而間接地獲得這政治決定權，便是一個好例。

在平沼內閣時代，重臣和軍部法西斯鬥爭的結果，叫平沼內閣做了犧牲品。平沼上台之前就答認了軍部所要求的加強防共協定，也就是與德義訂立軍事同盟，然而平沼上台以後，隨着國際情勢的要求，到了直到訂立軍事同盟的時候，遭遇着重臣財閥布洛克的反對，平沼內閣躊躇而又躊躇，幾經軍部及法西斯派的外交官的要挾和警告，剛剛達到了所謂決定的階段，而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發表了，以致平沼內閣不得不被板垣逼下台去。

平沼內閣下台以後，重臣層的意思，是想要廣田弘毅來組閣的，軍部法西斯首先反對；繼而又想要宇垣一成來，軍部法西斯又反對，而推薦了現在的阿部，阿部和湯淺，近衛是有相當的歷史關係的，所以重臣也認為不妨叫他來試一試，不過總不免有點提心吊胆，怕阿部被軍部玩弄，於是在組閣的任命已經發表了之後，湯淺還會見了阿部，盡情地披瀝了自己對於現在政治的見解，就是要給阿部內閣以一個政治綱要，所以阿部預定在當夜由遠藤柳作發表的組閣方針，結局不得不一時中止了。阿部知道了湯淺是在懷疑他，在會見湯淺之後，又在當夜即刻去會近衛，平沼，作了一番自我表白，聽取了近衛，平沼們的種種意見，這樣，湯淺等重臣層，總算相當地對於阿部內閣注射了不少的重臣色素，然而等到阿部內閣發表了政綱政策來看，幾乎完全和軍部法西斯所要求的一致，這非常的叫重臣層不滿。尤其是關於首相權限強化問題，惹起了重臣層的憎惡。

原來首相權限強化問題，是軍部法西斯想要削弱重臣層的政治決定權而提出的，其內容似乎相當複雜，在當前的中心之點，是在關於總動員法案的發動施行權。自去年末，由

於發動總動員法案的第十一條。近衛內閣閣僚意見不一致。金閣院方面就想設法補救。種種政治制度的缺陷，於是與軍部法西斯倡和着內閣制度改革，着相權限強化。最近阿部內閣，又鑑於平沼內閣爲軍事問題閣僚意見不一致，以致悲慘地下台，就決心來實施這一改革，根據金閣院案，決議關於國家總動員法案，閣僚間有異見時，首相有裁斷權，可是到勅令發表時，這裁斷權已經變爲指示權了。所謂指示權，在法制上是希望和命令之中間的東西，並不是什麼強力的權限，而這案件付交樞院審議時，阿部首相和唐澤法制局長，被重臣之一的金子堅太郎伯爵詰問得啞口無言，幾乎不得下台。

阿部內閣這樣地被軍部操縱，可是軍部法西斯的一部分，對於阿部內閣依然不滿意，他們認爲阿部內閣是重臣層的代理人，攻擊阿部同時也攻擊重臣，他們說：阿部大將，既非武功赫赫的事業將軍，不能收攬人心而使之一新，事變的階段雖要強力的革新政治，而願大將是八面玲瓏的協調派，我們不得不預先質問奏薦阿部的湯淺內府的責任。

由以上的各種事實看來，可知重臣層和軍部法西斯的鬥爭是如何激烈了。

三

自明治末期以至昭和初期炫赫一時的政黨，在軍部法西斯的壓迫之下，頃刻之間便潰了，而重臣層何以能和軍部法西斯鬥爭呢？第一是由於所謂天皇制的政治制度，是天皇總攬大權，而天皇原不過是具木偶，他知道什麼政治呢？於是一朝有事，都是詢問元老重

臣，惟一的元老西園寺已經香老，自林內閣一代以來，代替西園寺這種位置的就是現在內府大臣湯淺，於是湯淺便成了重臣的中心，圍繞他的有近衛，平沼，松平等多少帶點所謂革新色彩的一批。重臣層的中心，雖然是他們這一批，可是所謂重臣也者，其本身還是相當複雜，重臣層的陣營，并不非常鞏固的。在重臣之中，據一般說，還有毫無革新色彩的純正保守派，即牧野、一本、幣原、若槻等便是。幣原是有名的反對軍部法西斯的，在九一八事變時他任外相，即不贊成軍部的佔領我東三省，可見他們和軍部法西斯對立的深刻，不過在當前他們都消沉悲觀，因此沒有表現政治力量。至於湯淺等一派，雖帶有革新的色彩，換句話說，也還是有點法西斯傾向，不過他們的傾向程度，在軍部法西斯的眼裏看來，是非常不夠的。他們攻擊湯淺時，就說湯淺究竟是牧野一本提拔出來的，政治思想完全和牧野等一樣，這種說法是含有種政治作用，未足為信。

不過重臣層雖然自己內部尚不統一，尚有種種原因使他們不致喪失政治上的勢力，第一就是一切中間法西斯派都附和他們，或者在某一方面與他們接近；第二是在政黨沒落的途中，政黨的正統派，如民政黨的町田系，政友會的鳩山系，都想和他們結托；第三是金融資本家及產業資本家的一部，是極力地支持他們；第四是軍黨內的現狀維持派，乃至被法西斯排斥的一些擬態法西斯份子，官僚之類，也多與重臣層聲氣相通。這樣，所以重臣層的力量相當雄厚。

至於軍部法西斯的陣營，則是變之重臣層更甚，在六四事變期上，我們曾將軍部法

西斯的派別概略地敘述過。不過隨着現實的變化，在他們各派之間的情勢又多少有點變化。第一、原來的關東軍華北軍派，其中的首腦部如板垣征四郎之流，已經與中堅層幹部發生矛盾，而成爲中間法西斯的要脚，即在某些地方，與重臣層雖相反，而在某些地方又與重臣一致，而與軍部法西斯相反。第二、華北派中的一部如根本博等則接近華南派，而與和知鷹二的主張頗多相似之點。於是軍部法西斯之間，概括地說，可分爲三大派。政見錯雜，未能一致。如利用汪逆爲僞中央的傀儡問題，板垣等贊成而華南派華北派均極力反對，他們認爲汪逆毫無能力，且有破壞現在的兩僞組織的危險。如侵華軍事，華北派及板垣等主張集中力量，掃蕩後方，維持佔領地治安，開發佔領地經濟，而華南派以爲無論怎樣犧牲都不管，須用全力打倒抗戰的我國民政府。若要做什麼治安工作，經濟工作，將永遠也不能打倒國民政府，至於外交問題，華南派高倡親德擁英，謀與蘇聯妥協，而板垣等認爲防共這招牌還是不能丟下，即華北派對於蘇聯也是非常警戒。雖然不想對蘇挑釁了這更是軍部法西斯各派間的重要的差異之點，這些差異之點，使軍部法西斯的陣營內互相鬥爭，減少了對重臣層鬥爭的力量。因爲這樣，所以軍部法西斯在當前的一個政治口號，是由政治意識的統一，以求政治強化的斷行。這口號就含着兩重意義，就是（一）自己內部要統一起來，使政見不致紛歧，於是（二）施行強力的政治鬥爭，以打倒重臣層。關於第一點，他們說：「在今天可能想像得到的，是團結那些少壯有爲的指導者」，「革新陣營」，實是多有無所謂的份子，在這時期，應當整理再編成」，以此爲中心，創設國民組織，

統一政治意識之內閣的基礎，即應置於這種國民組織之上，「若有背叛內閣的政治勢力如現在的政黨那樣，以分裂對立爲前提的組織，不得不勇敢反對之……和自己意志不一致的東西，須將它澈底打破」，不用說，重臣層是在他們要澈底打破之列的。

不過軍部法西斯自己的內部便沒有法子統一起來，這是我們早已說過，至於對重臣層鬥爭，也祇有持續下去，所以軍部法西斯的機關報國民新聞也不得不慨嘆地說：「有指導力的軍部和有決定力的重臣，兩者的政治意識是完全表示正反對的對應的關係，所以這缺陷不得不擴大下去，這是我國（日本）政治的致命傷」。

這一段話，就可以作爲本文的結尾吧！（儼）

日本無產階級鬥爭的革命化

與支配階級統治的破綻

一、敵對侵華軍事之失敗，以致外交也窮途，尤以湘北的慘敗，必會使其國
際地位低落。

二、阿部「夜市商人」內閣，想乘歐戰的時期，投機取巧，策動陰謀，然而
終必無成。

三、日本人民反戰反軍閥運動，已有相當進展，故有阿部的警察密探內閣，
以壓迫軍命，並破壞軍閥的統一抗戰。然而這種陰謀，將被粉碎。

四、阿部內閣已着着失敗，而人民大衆的革命已高漲，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
支配體制的崩潰已迫於眉睫。

日本軍閥在平沼內閣時代，參加德義軍事同盟和對英的敵對行動，去挑撥世界戰爭
這裏面還隱藏着企圖掩飾侵略中國的失敗，以及壓迫和消除國內大衆反戰反軍閥意識的

高漲之陰謀。

但是，過去兩年多中國的英勇抗戰，給予日本帝國主義軍閥以嚴重打擊。因為致命地消耗了它的戰爭能力，德國看透了日本軍閥的本領不過如此，遂將它捨棄了。

在這裏切斷了從九一八以來日本軍閥所走的唯一路線。日本軍閥所自負的「皇軍」，由於中國抗戰，也向全世界暴露出它的脆弱。如去年九月一二三聯隊中某大隊，定員九九四名內有戰鬥能力的不過五二五名，中國英勇的抗戰，很快使日本軍閥的戰鬥力半減了。去年三月以來，日本軍閥兵員的補充便非常困難，達到了徵兵除隊後三個月再徵集的窘境。今春以來華北山西三次的「掃蕩戰」，反被中國軍隊像切香腸樣寸寸切斷，五月襄東作戰的完全敗退，最近數月在謀蒙坎死傷了幹部一萬八千人，這次的湘北會戰，據楠本中尉的談話，死傷者達六萬人。在軍隊兵員補充已是不可能的時候，這多死傷無異於日本軍閥的自殺。

而且，在兵器方面，日本軍閥到今年三月止，其補充不能的已達十七億圓，到八月在上面的數字中所補充的不過四億圓。九月以後，因為英法對德戰爭的開始，世界十四個國禁止軍需資料的輸出，更無補充的可能性了。

九一八以來，日本軍閥所採取的強壓和強盜的唯一手段，不待說是依恃武力。但是這次湘北會戰的潰敗，日本軍閥更向全世界暴露了「強迫武力」的終於失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武器，由於中國的英勇抗戰，使其如此脆弱化的，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的第一

步。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際地位也會必然低落。

二

阿部內閣在日本帝國主義國力消耗，國際地位低落的條件下成立，從它的人物方面說，從它的政治手腕方面說，祇不過是湊集「夜市女店員」程度的關員而已。不待說，這原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力量的低落。

英法對德戰爭，到現在固然還沒有開始正式的攻擊，但是目前的世界已經到了即令是挑發戰爭的一個動作，勢必使全世界陷於混亂的緊張時期，我們對於阿部「夜市商人」內閣，在這全世界緊張狀態中，要嚴密注意它是在如何策動，以及擊破它的陰謀。

現在的國際狀態下，阿部內閣所能夠打算的手段，祇是日本的海軍力。阿部像似拿這作挑發世界戰爭的「預費入場券」，命重光，大角，寺內等在歐洲推銷。但是日本海軍的戰鬥能力，還是以日本陸軍的佔領大陸為前提。不過，如全世界所知道的一樣，日本陸軍侵略中國的失敗，在今日陷於敗戰期的時候，日本海軍的能力究竟如何，恐怕祇能佔領一無所有海水吧！

美國海軍的主力已經開始常駐在菲律賓濱和夏威夷，這在日本海軍，如其在九一八當時的國際情勢下，還可以施行對等的戰備；但是，現在美艦隊速力的平均化，和飛機的速度的化，日本海軍祇有逃入伊勢灣的一途了。因為，美艦隊是想定在日本海軍開始行動同時，

以十八碼的經常速度，由美國本土出發，並且根據日本艦船的速度和續航力以及砲數等，而決定戰路。

以狂妄強盜爲本業的日本帝國主義軍閥之武力，如上所述，在海陸軍都無力量的今日，大角寺與推銷阿部所想賣的「世界動亂預賣入場券」，誰也不會買的。

侵略中國的失敗，從今年春天以來，在華戰爭陷入敗戰期，想掩飾這種事實，阿部不得不計劃一種陰謀；但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現在程度的武力，祇能作「夜市」式的陰謀。阿部內閣在初對英美表面上現出諂媚，對蘇製造緊張狀態，而在裏面窺伺英美的顏色，恐懼蘇聯的斷然手段。

三

今春以來，日本軍閥陷入敗戰期後，馬上對於日本人民大衆給予很大的影響，其中代表的現象：

以靜岡縣榛原郡爲中心，全農民從二月到六月的四個月間主張發動農民暴動，強然以佐倉宗武（日本農民暴動代表的指導者）爲郡長或村長。在羣馬縣民衆開町村大會公然高呼反對政府。從這些地方，可見日本人民大衆反戰反軍閥的運動，已經由一部分知識階級脫離了思想運動的範圍，從事人民大衆的革命鬥爭。

在這種情況下阿部組織了警察密探內閣，圖破壞勞總組合強制成立產業報國會的河原田，過去以金錢收買勞備總同盟幹部河野密的一「全勞」一派，而使其分裂，和專門從事破

與共產的小原直都入閣了。九月十二日小原在全國警察長官會議席上說：「日本國內應嚴格制止左傾份子的活動，日本共產黨將再事活動。予深知日本左傾份子仍在醞釀異動，益以政府實行經濟統制後，國民生活頗多影響，彼等亦將利用此種國內不安的機會，藉圖蠢動。一類明白了他的指命。此外，共產黨公審的判事宮城也任爲法相了。」

並且我們所應暴露的，是法制局長唐澤係日本托派的領袖，曾經過德法到蘇聯，從事破壞共產黨的內部，當他的罪惡暴露，便逃回日本，利用勝野金作一類的人作走狗活動。在外地，上海方面有偽裝學者的憲兵將校齋藤逸，他們的走狗與內山書店，改造社，馬渡等取有連絡活動。現在在阿部的警察政治之下，再陰謀破壞革命的組織，拘捕大量的大衆投獄。

過去的日勞農解放運動，革命鬥爭，之所以不斷大失敗的，從自由黨以後到最近止，完全由於他們那一般走狗的陰謀。所以，現在大衆切迫的鬥爭，使阿部又有這種陰謀。我們要同時根本破壞預約全世界動亂，在國內壓迫大衆運動與革命鬥爭，以及破壞中國徹底抗戰一致團結的阿部三種陰謀。

中國的徹底英勇抗戰與我們革命的壓力，完全粉碎阿部的陰謀！

四

在湖北中國英勇的勝利，馬上使日本天皇制，支配階級的統治根本發生破綻，支配階

級間猛烈開始互相推諉戰敗的責任。畑、西尾、板垣等軍閥元兇正在倉皇奔走於滿洲、北平、南京等地，軍閥以反對野村爲口實，與內閣爭論戰敗的責任。（反野村派即軍閥派）最初的商工省對農林省，大藏省對企劃院的抗爭，也次第隨着深刻化了。因此，阿部在組閣剛纔完成後，所發表根本政策中一個重要點的少數閣僚制，僅僅經一個多月，便不得不放棄了。崩壞得未免太快。

多數反戰反軍閥青年鬥士所指導的，全國二千二百萬人的產業組合開始對於阿部反動政策猛烈鬥爭。因此而狠狠的阿部，以反動的地主貴族酒井爲農相，企圖加以彈壓。但是指導產業組合的多數反戰革命的鬥士，他們至少都有十年鬥爭的歷史。中日戰爭發生以來，琦玉、長崎、岡山等各地反戰册子的發行，組合會議中的反戰決議，以及在北海道一帶廣大的反對軍閥經濟鬥爭等，都是產業組合同人的勇壯鬥爭，反動地主酒井的就任農相，祇有使產業組合的全國農村反戰反軍閥鬥爭益加革命化。

日本帝國主義支配階級的統治，既是有着這些破綻，又加以歐洲戰爭，蘇聯的和平政策，今春以來中國抗戰勝利的積集，以及日本人民大衆反戰反軍閥鬥爭之革命的高漲，使軍閥的軍政內閣，軍國政治不斷流產，並使代替這的帝國主義支配勢力也不能產生而消滅了。日本帝國主義支配體制的崩壞，已經是迫於眉睫，由於我們的鬥爭，更進一步躍至革命的階段，以及中國全民族團結堅固的徹底抗戰與反攻，纔可打擊日本帝國主義支配階級，使其葬身於太平洋中！（青山和夫）

日本的棉花恐慌

因爲中日戰爭已經把敵人陷進了危險的階段，在日本國內企圖獲得原料與增進輸出的呼聲，漸漸高起來了。尤其是歐戰起後，敵人切想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來奪取英法德等交戰國在東方及南洋的市場，如第一次歐洲大戰一樣，發一筆意外之財，以救濟它當前財政經濟上的困難，以維持它在中國境內的軍事侵略。

增進輸出的第一要著是振興紡織業，而振興紡織業的第一要著是尋求生棉的順利的供給，因爲紡織業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而棉織業又是其紡織業的台柱，所以敵人爲要平衡國際收支與盡量獲得外匯，實以獲得棉花的供給爲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就是因爲這一個原因，所以在日本過去的歷史上，當着所謂硬幣外溢與戰時自給自足的問題達到了嚴重的階段時，便以很大的氣力與熱心來鼓勵種植棉花，第一次是在明治的初年，大約從一八七七年到一八八七年；而第二次則在一九〇四——〇五的日俄戰爭中及戰爭後。現在日本又不得不再採取棉花自給自足政策，以便與那瀰漫全世界的傾向集團經濟的趨勢相拮抗，所以它在勞心焦思地試行着種種辦法，不過這目的似乎非短期所能達到，而且似乎永遠也達不到。

日本在最初開放着海口時代，國內是充滿了外國製造的棉織品，尤其是一八六八——

一八七七的時候，更是如此。那時候日本所有的稀少的黃金之大部份都流出它領土以外去了，因此，有關的當局，遂將外國的棉種，如「海島棉」與「高地棉」移植過來，並鼓勵國內種植棉花，但是以後不久就發現日本的土壤，併不適宜這些外國棉種。在另一方面，它本部的棉織工業是在突飛猛進的發展，所以這第一次的棉花自給自足的計劃，遂成泡影。

在一九〇一年，朝鮮第一次輸運了一些棉花到日本，這事引起了日本政府和私人方面的注意，想把朝鮮作種棉區。在日俄戰爭以前，已用盡種種的力量來增進那裏的種棉事業，待到一九一〇年朝鮮半島被日本正式吞併後，這政策仍然進行不懈。此後的棉花產量雖然現在是逐漸在增加，可是有些時候也是在停滯狀態。因為在朝鮮的農家看來，穀米是比棉花更有利益的收穫，加以朝鮮自己就要消耗不少，能輸入到日本來的，比之日本的棉花消耗額，只不過是滄海之一粟而已。我們現在且看日本本部及朝鮮等屬地的棉花生產量，如下表：

(1) 日本棉花生產概況 (單位公斂)

產地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本 部	二三四	一五五	一六六	
朝 鮮	三一・八八四	約三七・〇〇〇	約四三・〇〇〇	
關東州 (旅大)	二三四	約二三四	約二三四	
南洋委任統治地	六	約六	約六	

合 計 三二・三五八 三七・三九五 四三・四〇六 四八・〇〇〇

日本棉花生產額是這樣的少，可是消費額究竟是多少呢，且看各年的數字。

(2) 日本棉花消費額(單位公鐵)

一九三三年	七八一・七七二
一九三四年	八五〇・六八六
一九三五年	七八〇・四三〇
一九三六年	九六〇・七六四
一九三七年	八六五・四四五

所以日本從來的棉花輸入量，就是非常之大的，請看下表：

(3) 日本棉花輸入額(單位公鐵)

一九三四年	八一三・二九一
一九三五年	七三七・〇二四
一九三六年	九一二・六七〇

以上三表所列數字，雖然比較陳舊，但是由此可以叫我們知道日本的棉花，完全是依賴外國輸入。據棉業時報所載，日本輸入棉花的總值，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平均額，是七萬萬日圓之巨。其輸入國別，第一位是印度，第二位是美國，第三位便是我國。(參看歐戰與敵國經濟)最近兩年的輸入額，決不會有什麼多大變化，這是可以斷言的。

可是在當前黃金告罄，輸入貿易集中於軍需用品及軍需資源方面，敵人雖欲輸入大量的棉花以供軍用及增進輸出，實是力所不能；但是若無大量的棉花以供軍用及增進輸出，亦是勢所不可，故敵人一方面在它的領土之內，尙作最後的努力以從事種棉事業，另一方面又想在我東三省及北部各省盡情掠奪，在一九三四年成立的「日滿棉業會社」，其目的就是鼓勵朝鮮等地與東三省的棉花種植事業。自中日戰爭發生以還，敵人更想從我內地取得棉花的供給。故上說的棉業會社更名為「日本棉花種植協會」，而且把它的事業範圍大加擴充。

在朝鮮，一九三八年定曾撥款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元，專充改良棉花種植之用，並舉行過講演會與展覽會，以求改良技術，並獎勵更有効的種植方法。台灣的總督，自一九三七以來，即在實行棉花政策，因為台灣南部諸地的土壤，被發現是適宜於種棉的，所以給予以幾千圓的津貼，以資獎勵。在南洋委任統治地的雅浦，巴羅與波納瀟諸島，也由日本棉花種植協會，給予一千八百餘圓的津貼，不過一切努力所獲的成績，並不如意，而對於日本所需棉花的供給，實是微乎其微。

在我東三省的積極推進種棉事業，一時實遠過於朝鮮，台灣等地。自從敵人強佔我東三省之後，它便計劃將它理想中的種棉區，實現於東三省，好像英國的印度，埃及一樣，自一九三三年以後的二十年棉花增產計劃，要叫「滿洲國」出產純棉九萬公噸，以緩和它棉花獲得上的困難。可是東三省的氣候，溫暖期間非常之短，而且雨量又過多，所以種棉

也不能出產好棉，實不適於種棉，同時農民也願意種麥和豆，勞力少而獲利多，於是這種增產計劃，又空成泡影，東三省至今尚須棉花輸入。

自去年以來，「日滿支經濟布洛克」論者，又在極力鼓吹以「華北」為其種棉區了。敵人認為我北部各省如河北，山東，山西等地，從來的棉作已是相當豐富，一九三四我國產棉總額為一千一百二十萬担，其中「華北」產額為六十八萬担，佔六成多，大阪紡織家然津田信吾等之主張侵略我國，其目的也就是要獲得上述各省的棉花原料。所以「日本棉花栽培協會」，在去年就給予了偽臨時政府貸與農民的棉花種子一百萬斤，然而成績非常之不好，其產額較戰前各年，約少五分之一。而在華北作經濟侵略的總指揮機關的興中公司，亦曾擬有華北棉花增產計劃，以二千萬担收穫為目標。到今年一月，又傳敵方曾決定計劃，在今後的九年中，要把華北棉花產額增加一倍，即一千萬担，以其中的五百萬担輸入日本，這計劃雖比興中公司的小了一倍，可是其沒有實現的可能性還是一樣的。今年日本棉花栽培協會又給予了一百二十萬斤的棉花種子，可是種棉的則反而更少了。日本棉花栽培協會理事長的小寺源吾就會慨嘆地說：「拚命的在中國設法栽培棉花，可是沒有成績，因為不能維持治安呢！……」

是的，這一「不能維持治安」，就是敵人想在「華北」實施其棉花增產計劃的最大阻礙力。在敵人佔領區內游擊隊的活動，及各地的我軍政機關的禁止大量種棉，實可以給敵人夢想經濟掠奪以一大打擊；同時，敵人使用的軍用票及偽鈔，農民都不願意接受，賣棉

花的錢不能用以買布。因此所種的棉花，敵人也無從收集，所以敵人今年能獲得棉花，一定要比去年還少。（去年約五十萬包）

自從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敵人爲着國際收支的平衡及增進軍需用品等的輸入，曾願布臨時輸入措置法，限制棉花等的輸入；現在雖然實行輸出連繫制，而棉花饑饉的現象，依然是非常深刻，棉業紡織機一千二百五十萬紡錘，至今還是有半數在停工狀態中，此在日本國內當作民用品的棉布，不單是非常之昂貴，而且簡直就不容易買到。歐戰起後，日本估計英國在東方及南洋的紡織品市場，將被迫放棄，正好取而代之，然而從來仰給於埃及，印度，美國等的棉花，亦將有斷絕之虞，埃及方面不用說，將被英國禁止輸出，印度方面亦並不是無禁止輸出之可能，而美日商約宣布廢棄後的美日貿易前途，也是凶多吉少，即不禁止，尚有黃金及運輸等問題，無法解決，這樣，日本愈需要棉花輸入，將愈難於輸入棉花。

現在日本雖說尚存有棉花約二百八九十萬担，這比之它每年消耗棉花的數量一千三百萬担以上，便知道這些存貨，尚不夠三個月的消耗，更說不上振興紡織業以增進輸出

日本的棉花恐慌，是非常深刻了。（叔華）

記一個日本兄弟的談話（轉載）

「——要知道日本，不能不從日本精神說起，日本精神是遠在戰國時代發生的，它的內容是忠義，日本的統治者要民衆無條件的忠義，他曾希望每個人民都成一個瞎子，絲毫也不希望有一個理智的善於正義的人，這樣才能完成他們的目的，日本統治者軍閥和財閥的這種目的是完全爲了侵略弱小民族，擴張領土，屠殺弱小者。他們這種野心已成了軍閥的本能，尤其是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更是瘋狂施放其毒液來彈壓政黨政治和自由主義思想。到現在日本的政治已完全被幾個軍閥任意統制着，他們會違背了民衆的意思引起了中日戰爭，把一百萬的民衆驅使在前綫。但是同志們，我們日本的士兵不願戰爭的，這次的戰爭並不是由日本大多數人民決定的，剛剛相反由幾個軍閥財閥的野心來決定的。我們在砲火中看見許多無辜的中國弟兄和不願戰爭的日本弟兄們拿着槍刀，互相殘殺，流血的情景……我們相信這是人類決不能容忍的日本軍閥和財閥的最大罪惡！」

「同志們，每個日本士兵在軍閥嚴密的統治和暴壓之下，雖然是還不能起來反戰，但是都無疑地相信這次的戰爭是太沒有意思了，在心底是熱望着這個戰爭早日能結束，早日

本去繼續戰爭以前的生活。我覺得朝鮮義勇隊現在對日本士兵進行的宣傳工作很有意思。由諸位的革命力量感化日本士兵，動搖日本精神，激起他們的厭戰情緒，發動反戰運動，這是很可能的。因為日本士兵常調回日本去，如果他們在中國受到中國方面的感化，一旦回國以後，就會發動日本國內的大多數民衆和士兵的反戰運動。現在日本士兵多半是來自農村和都市的貧苦大衆，他們是在戰鬥中只有被剝削被屠殺的人們。老實的告訴諸位，這樣的日本士兵是不願作戰的。但是也要知道日本民族是多疑的，而胆子也特別小的。因此在作戰的時候，雖然抱着不滿，但一旦要起來反戰，或要逃到中國方面來的時候，他們又要打算考慮，恐怕會被弄死，恐怕自己不能成功，終不能打破這種疑慮的觀念而出於行動，當然也有特別有決心的像中山泰德先生一樣地覺悟而逃出來的。

「我是本年四月在江西修水作戰的時候，自己逃到中國方面來的。那個時候，和中國第一線最近的地方是不足七十米突，頂遠也不過三百米突，雖然是兩軍正距離是那末樣的近，我們終未見到一張中國的傳單，也未聽見中國軍民優待日本反戰士的消息。如果中國方面的宣傳能夠深入到中國日本士兵之間，同時設法使得日本士兵相信這種宣傳，那末得到的效果是會更大的。」

「我要在日本士兵的立場供給一些意見：第一，對於日本士兵宣傳的時候，應該注意到日軍部內的情形。現在華中方面作戰的多是補充兵，現役兵已多半配備在東北方面，補充兵是大多年紀三十歲左右的老兵，家裏都有妻子和家產，同時覺得自己是老資格，在作

戰的時候常常不聽長官的命令，因此在官兵之間，常有不和睦的地方。這些老兵思家的觀念特別深刻，這是在宣傳的時候可以注意的。第二，在作戰的時候，或剛終了作戰以後，有時四五天繼續作戰或一日行十餘小時軍的時候，一般士兵已經疲倦得沒有辦法，根本沒有精神再談什麼問題，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是有了很好的傳單也不能起很大的作用。如果他們在比較安定的後方，那末他們也有這思想各種問題，這時候，向他們宣傳的話，會起很大的作用。第三，小冊子或傳單的技術方面，應該注意到日本文法同時要抓着日本軍人的心理。往往內容很好的傳單，因為文法上不妥的關係，日本士兵看了便當着笑話的材料，結果這個不但不能給他們刺激反而往往造輕視中國的宣傳的結果。我到中國軍隊裏以後看見不少的傳單，但是它的內容是很籠統而大同小異的，又並沒有提到日本士兵的感情。根本問題，就是日本軍閥財閥和民衆間的矛盾的具體事實。第四，中國的游擊戰給我們打擊很大。有一次在修水第一綫的作戰部隊因為被中國游擊隊截斷後方的聯絡，甚至於××旅團師也被包圍起來，旅團長自己拿着手槍參加戰鬥，這樣旅團長自己直接參戰是中日戰爭以來恐怕第一次。因為有了中國游擊隊這種猛烈的活動，前綫作戰的部隊是非常混亂而終於不能不全部撤退。如果中國的游擊隊能夠有這更積極活動的話，給日本軍隊的打擊必然會大起來。

一就是在第一綫戰的部隊也常遭遇到中國部隊的猛烈襲擊，有時候忍氣住抵抗要退還的時候，中國軍隊只要多繼續五分鐘的戰鬥也就可以得到勝利。中國軍隊能夠忍耐些，

能夠爭取最後五分鐘的戰鬥或用最大的力量猛烈的突擊的話，日本軍隊很可能遭遇到殲滅，或全部退却。我們要拿最後的五分鐘的奮鬥來打擊敵人。這些事情要說起來很多，但是今天因為本來沒有準備報告，講得不充分，希望以後有更好的機會共同研究怎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我們——朝鮮同志和日本同志應該負責的」。〔志成〕

俘虜供詞一節

問………

答………現在我知道了貴國的俘虜政策，我的生命當無危險，同時并承你們殷勤的垂問，我很感動，所以我願吐心腑，爽直的說：我現在也很希望貴國早日打倒我們日本的軍閥。

問：這可是你的實話？那末你的動機何在？

答：我的動機嗎？可分爲幾方面來說：第一，我現在是俘虜，雖受貴國的優待，生命幸有保障。然而我們日本軍閥的殘酷，世界周知的，假使現在的軍閥不下台，將來我們就是被釋放了回國，日本軍閥能容許我的生存嗎？即或僥倖得免一死，但照法律的慣例，也要十五年後方有自由。所以站在我們俘虜的立場，爲保存我們的生命，爲爭取自由，不得不希望日本軍事政權即速崩潰；其次，我們只要想一想，就會感到對華戰爭

究竟對於我們有什麼益處呢？滿洲不是佔領了嗎？中國的都市不是佔據大部份了嗎？軍閥們升官了，財閥們也許吃了油頭罷，但是我們日本人民不僅得不到什麼利益，且因戰事關係，苛捐重役，生活極端困難，然軍閥不倒，戰事毫無結束希望。我們爲拯救日本人民，爲解除大衆的痛苦，亦不得不希望早日打倒日本軍閥。再者我本是一個反對獨裁政治的人，對於日本軍閥的專橫，極感不滿，並且我感覺這次侵華戰爭，不僅破壞東亞和平，而且危害日本自身，爲愛護日本計，亦希望日本現在的軍閥迅速倒台。總之我這都是真心的話，決不是怕死故意如此說的，並且我就不這樣說，你們也會優待我，我又何必如此，使人疑我阿諛諂媚呢？實因我內心感動，不得不吐肺腑之言。聽說我日本有位鹿地亘先生在貴國工作，我寫了封信，請替我轉寄。

問：你寫給他做什麼？

答：我不是說過了嗎？我希望早日打倒日本軍閥，我覺得日本的政治有改革的必要，我贊成鹿地亘先生的行動，我還願幫助他工作，我很想會他一面，交換意見。

問：你和他交換什麼意見呢？

答：我是一個愛國者，我憎惡現在日本的軍閥，可是我愛護日本，我不但希望打倒日本軍閥，同時希望建設一個和平的理想的新日本。所以我想會他，聽取他將來改造日本的方案，俾可知道幫助中國抗戰成功後，再用什麼方法去改革日本。

問：你的意見很對，但空談無益，須有實際的行動，然則你打算怎樣？

答：對的，實際的行動是不可缺的，現在的環境，當然無法做旁的工作，將來到後方去了，我願意貴國做文字宣傳工作，向我日本人民宣傳。貴國的優待俘虜，可見貴國的寬大仁厚，可是我覺得，在可說的範圍內，可利用俘虜做點宣傳工作。

問：你看見過我中國的日文宣傳品嗎？

答：我只看見日文標語，日文尚生動感人。但日本兵士的文化水準較高，應於標語以外多印發宣傳小冊子，力量較大。至於印刷術，須求精美。

問：據你觀察，對日本宣傳的效果怎樣？

答：只要針對着事實，又不傷日本人民的情感，可收很大的效力。尤其以東南各地的駐軍，易於接受宣傳，因為正面作戰部隊，經過兩年以上的訓練，軍國主義的麻醉較深，至於防守的部隊，多臨時召集的，僅受兩三個月的短期訓練，思想既不穩定，思想之心又切，若加以巧妙的宣傳，很可動搖其軍心，瓦解其力量。

問：你對於中國抗戰的觀感怎樣？

答：中國這次所表現的偉大抵抗力，實出一般人的意料之外，我的直覺，還是以繼續抗戰為上策，因為日本的經濟，確不利於持久戰爭。所以中國的長期抗戰政策，實可制日本軍閥的致命。

問：照你的觀察中國有不有長久日本的地方？

答：軍民的整固團結，資源的豐富，人力的充足均是中國的長處，加之這次戰爭，在中國

是自衛戰，很可得到國際的同情與援助。尤可貴者，中國有三民主義爲立國的中心思想。所以在武器方面，在軍事技術方面，中國雖稍遜於日本，然中國的長處畢竟多於日本。

問：日本方面怎樣呢？

答：國民厭戰，士氣不振，政界軍部，勾心鬥角，政局極不安定，將校與士兵待遇懸殊，感情隔閡，均是日本的主要缺點。尤其戰事長久的拖延下去，經濟不能支持，乃日本的致命傷。日本雖與德意有防共協定，然國際環境實較中國爲惡劣。故武器雖優於中國，而弱點實比中國多。

問：然則你以爲此後中國應取怎樣的方式呢？

答：這也可分爲幾方面說。第一，在軍事方面，務求避實就虛，側重遊擊戰，使日本不僅堅甲利兵，無由發揮其威力，而且疲於奔命。尤宜儘量將戰爭時間延長，使日本經濟破產；第二，在外交方面，須巧妙運用外交，使英美法蘇反侵略集團，積極制裁日本，陷日本於孤立；第三，在宣傳方面，須多印發各種宣傳小冊，向日軍宣傳，爭取日軍的投誠，煽動日軍士兵的反戰以瓦解日軍的力量。再者宣傳不僅應深入日本的部隊，尤宜及於日本國內，聯絡日本國內反戰份子，甚至於共產黨亦須與之聯繫，使從事於反戰運動，擾亂日本軍部的後方，消滅日本軍部的勢力。

問：現在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怎樣？

答：日本人民因爲生活極端的艱苦，厭戰思想非常濃厚，反戰的舉動，每時有所聞。然統
●之組織，尙沒有成爲大規模的運動。

問：日本一般人民對於戰爭的態度，究竟怎樣？可否使之反戰？

答：日本的人民，從前因爲受了軍部的欺騙宣傳，確有一部份的人，被軍閥所蒙蔽，供軍
閥的利用。然而日本的國民性，對於什麼事情，容易興奮，同時也容易厭倦。經過這
麼久的時期，戰爭尙無結束之希望，他們已由興奮而冷淡，再由冷淡而厭惡了。戰爭
的真正原因，在於日本軍閥的挑釁，軍閥爲滿足侵略野心，把人民供彼犧牲，關於這
點，他們也漸次的認識，對於軍部已發生反感了。加以苛捐兵役，統制壓迫，使人民
日日呻吟於水深火熱之中，對於日本軍部，已非常的憎恨，如有人進行宣傳，積極煽
動，日本人民起而反對戰爭反對軍部，可說是必然的結果。

軍部干政的危機

敵軍部法西斯的弄權誤國，久已爲敵國民有識者所痛恨，不過因爲統治者的高壓政治，皆敢怒而不敢言，如本文之斥責軍部干政者，實爲罕見。原文載敵國名雜誌改造本年八月號，作者津久井龍雄，本爲民間法西斯派之一員，最近言論似乎稍有轉變，本文出於他的手筆，可知軍部法西斯的罪惡殆已貫盈，反軍部法西斯的要求亦已瀰漫了。特摘譯於下。

(一)

本人這次到中國去旅行，由「臨時政府」之某要人談話當中得到一件極堪我們研究的一個問題：「就是在現在這個戰爭期中，當地的軍事行動與政治行動（也可一般地稱爲文化工作）之關係。他的話大概說是，當地的一切都由軍司令部官在那裏管轄，完全是一種戒嚴狀態，在這裏狀態之下，是維持治安，是武力鎮壓爲主。自日本軍隊看來，中國都是敵人，雖然一時降服，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轉過槍口來襲擊自己。不然也有做間諜的嫌疑，所以在戒嚴令之下，日軍步哨對於通行人連開三聲，若不答應，就要開槍打死，現在的中國雖然程度有寬嚴之差，但是實際的情形的確在這樣狀態之下。說到政治，經濟思想種種文化工作，究竟能否推行，殊屬疑問。這次中國戰爭過去之戰爭不同。必須一面作戰，

一面建設，說是戰時固然是戰時，說是平時也可以說是平時，真是日本軍隊所未曾經驗過的事體。日本軍隊只知道自己規定的任務，平時如此如此，戰時則應如此如此，可是現在似戰時又似平時，既須破壞又當建設，而日本軍隊仍以普通戰時之先例來處置一切，真正能處置得當麼？現在已成立之臨時政府與日軍之間，究竟應當如何規定，實為中國之重要問題。

雖說現階段之在華軍事行動仍占重要之任務，不過已無大規模之會戰僅餘剿匪工作而已，誠然並非單純之剿匪工作，仍是與正規軍交戰，可是任務略略減輕了一點吧。因為現代戰爭已非昔日之武力戰而已，經濟戰與思想戰所占之地位亦極其重要，尤其對華作戰情形特殊更不可不特別注意。

如何使「中央政權」出現，如何指導開發經濟，如何克服三民主義等等當前的重要工作，本應屬於政治範圍，但至今仍由最高軍事當局一手包辦，是否妥當，實令人不解得懷疑。

(二)

本來軍隊不能掌握政治，廣意義的政治須規定軍隊之行動。軍隊原為單純之國防機關，其使命專以武力保衛國家，極力忌避投入政治漩渦。譬如軍隊，勿論是資本主義國家之軍隊，或是共產主義國家之軍隊，都不能放棄保衛國家的任務。現在日本革新之聲浪溢全國，然在未革新以前斷不能說國家不革新我們軍隊就要不保衛國家了，絕不許有要脅強迫

之態度。因為國家之革新屬於政治範圍，與軍事並不相干，所以雖然由陸軍大臣可以做政治的發言，但全軍之本身若直接干與政治殊非妥當。

今就中國來看，本來應當屬於政治範圍的權限，仍由軍部直接干與，這固然可以說是戰時的特殊情形，但中國戰爭既是一面戰爭一面建設，與普通之單純戰爭其性質不同，況且臨時政府已經成立，而軍司令官仍從中肆意干涉，以致二者之命令系統發生混亂狀態。

想結束中國事件，必須在中國產生一種新的政治組織力量，可以說是絕對的必要條件，如何產生這個新的政治組織力，這種行動顯然是政治的範圍，並且這種行動與日本整個的政治情形又有密接的關係。日本國內政治的錯雜必定影響到在中國所產生新政治力的性格，甚至於這這種錯雜的新政治力永久也沒有實現的可能。在中國用怎樣的指導精神是與日本國內的政治性格，經濟機構有密切的關係，受種種的影響。像上述之工作與任務，軍本身沒有商議純政治的機關，所以斷不能決定其推行方針。若是軍本身非要干涉不唯則軍內部之意見必定紛紛對立，想決定一個統一的方針確是非常困難的。

於是為解決這種方針處理這種混亂產生了一個機關，就是奧亞院，然此機關之本質上頗為曖昧，至於運用上難點尤多，在成立之當初，廣田外務大臣與宇垣外務大臣之意見對立甚銳，恐非祇是自由主義與革新意識鬥爭的表現。此外尚有相當的政治的理論根據。

(三)

以上種種問題，不僅關於中國方面而已，也不僅限於中國事變之問題而已，確是整個

日本政治與日本軍部之立場兩者互相關聯的問題。

日本軍部禁止直接干涉政治雖有憲典規定，而實際上以特殊之名義，掌握着很大的特殊權限，例如帷幄上奏權，統帥權均在一般政治支配之外，至於軍部的會計，外部更無監督檢查之權。又規定軍部大臣須以現役陸海軍大中將爲合格，故不獲軍部之同意連內閣也不能成立。我們細想一下，軍部雖不直接干涉政治，但是實際上比直接干涉還要甚，軍部的政治實力已超過直接干涉政治以上的力量了。這種政治實力在戰時之今日，當然發揮了最排他的性能。

軍有這樣的政治實力，反過來說政治方面正是減去了與此相等的力量，政治的指導力與支配力包括着這樣多達不到的部分。這個說是日本政治的特殊性，也可以說是特殊性，說是日本政治的貧困，也是貧困。

日本現在發生了政治的貧困問題，查其根源，日本的政治原來有必然陷於貧困的道理存在。自從東北事變以來國威日益隆盛，而政治反而日益貧困，這是甚麼道理，茲不便明言，若詳查上述各點自易了然。現在的日本政治比較過去任何時代都貧困，或者還有另外之理由，不敢一言斷之。

政治在大體上依照制度的規定來行使，不完備的地方由實際運用來補救，這時軍也可以直接幫助政治，但最重要的還是不可越份的濫用權限，忘却了自己的天職。政黨政治直到九一八事前十餘年間，極其貧困，種種破綻暴露中外，於是促成了軍人之干政，自此以

後日本政治完全變成無軌道狀態了。政黨政治固然腐敗，應當再建立新的政治體系才對，可是口裏高唱甚麼革新時代飛躍時代，結果政治反而失縱了。政治失縱更當從新建設，今不但不建設，突然弄出來一個既無抱負又無經驗的人物，用老百姓的辦法將政治弄得天翻地覆亂七八糟，結果做不通了毫無責任的下台去了，這種獨善無恥的政治，轉瞬間已經有十年的光景，稱為自有史以來飛躍時代之現代日本政治，果真對麼？

萬一這樣無軌道無責任無力量的政治，長久繼續下去，大陸經綸始終不會實現的。若是說政治貧困以他代之，此絕對不可。政治貧困可以從新建設政治，竭力幫助，斷不可加以橫暴力量。政治已貧困故不加倍賴，則政治必愈貧困不堪，於是政治貧困之原因不獨在政治本身而已。

中國占領區域之政治，今後當然要受日本政治之領導，然日本本身之政治如此貧困，絕不會領導中國的。中國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有一定的政治主張，中國的軍事行動都發源於政治主張，中日戰爭在日本是一件意外事件，是一件變態的擴展，而中國方面以前就有計劃，所以中國的政治軍事之關係，比日本有更高的統一性。

日本本身的政治如此之壞，自己在舊秩序之下，怎能使中國成為新秩序？這個矛盾今後日甚一日，政治外交經濟毫無成效，獨軍事進展雖然迅速，恐戰爭難能得到圓滿之結果

昏庸亂國的政治家

本文係日本權威雜誌中央公論十月號的卷頭語，內容痛指日本政治家的自私，昏庸和無責任心，並指出日本現在的政權被少數自私自利的統治者據為私有，假如再不恢復政治責任感，那末武人很可能地要篡奪政權，而使政治開倒車到封建時代，國本也要動搖起來。這是敵國政治沒落中的呼聲，顯示着敵人日趨於末路。茲特譯出，以供參考。

近來國人（日本）的心中起了一個疑問——日本的政治就應該如此嗎？自從昭和七年（一九三二）的五·一五事變以後，政變屢起，其中經過了齋藤、岡田、廣田、林、近衛、平沼等當政，到現在的阿部已經是七次改組內閣了。假如一個內閣的政治失敗了，繼任內閣能進行別的政治的話，那末改組總會收到一些效果。然而這七次內閣都是「同型」的。試看平沼和近衛兩內閣相差幾何？居然也開一次政變！改來改去，還不是同一系統內人物的出出進進，不過是把政權平均分給一個家族裏的人員罷了，換湯不換藥，在政治上能起多大作用！

我們試回顧日本政治演變的史跡，近衛公乃祖藤原鎌足公的統治，真是煊赫一時。他

的家族掌握政權，數代不衰。雖然政治舞臺上有人變動，但是登臺者那逃不出藤原的族系，因而在政治上從來沒有本質的變化和進步。結果是政權被擁有武力的平家及源氏等所篡奪，自此經過了北條氏，足利氏、織田、豐臣，一直到德川氏，武人專政的局面，延長了七百年左右，我們固然不能想像這幾百年的封建政治會演進於今日，但事實證明前舉的七代官僚內閣和藤原時代是同出一轍的。

近衛內閣去年因走不通而辭職，但究爲的什麼理由，却始終沒有宣佈。辭職當然有其原因，不過是不便向局外人道耳。這正是維持一族政權的祕訣！假如近衛內閣因爲某一路線的走不通而下野，那末因襲近衛政策的平沼內閣當然會遭遇同樣的命運。所以今天國人所要求的當然不是走近衛路線的另一個內閣的出現，而不是一切因襲近衛政策的另一羣人的登臺，像「同型」的平沼內閣之類便不能產生了。

平沼比之近衛年長，政治的色彩稍有不同。但僅是把內閣總理大臣的近衛和樞密院議長的平沼對調一下，湯雖換而藥依舊，吾人怎能期待政治的煥然一新？所以平沼的淺遇正和近衛相同，因爲內閣不協調，早已傳聞引退，恰巧德蘇協定成立，平沼就藉口下臺了。

當平沼內閣辭職的前後，每日報上都載有近衛公和木戶侯因爲物色繼任人選而僕僕風塵的消息。身爲元老的两園寺公衰老了，不能完成奏呈後任內閣人選的任務，是可原諒的。代替他奏呈的是湯淺內大臣。近衛公和木戶侯的奔走，是爲了向湯淺進言的能。可是問題就在這裏，查近衛是因爲不能維持內閣而引退的，自是一個敗兵之將；木戶曾在近衛，

平沼兩內閣中坐過國務大臣的重要交椅，自也脫不了干係。他們都是政治上失敗過來的。但我們並不是敢責備他們的失敗，而是說：一個政黨內閣假如因政策的行不通而辭職，並能光明磊落地奏請反對黨的首領出來繼任，還不失為大丈夫的本色。假如甫經失敗的人又來干與後任內閣的事，這不能不說是犯了政治家的「戒」罷！尤其是隱諱着失敗的原因，掩蓋着自己的過失，而圖在將來政治舞臺中佔一個地位，這能叫做忠於國家嗎？這和藤原全盛時代有什麼分別？怎能期待政治的改進！

政治原不是一家的私事，而是天下的公器。那種「我們不指導政治，以外便沒有來指導的人」的觀念應該立即肅清！要知道政治的實行，要以國家為本位，不能由於某一羣政治家或一黨一派所包辦。假如由於少數一層政治家私議推荐首相，而把政權輪迴於自己同儕之間，實在給與人們以極不堪的印象！

這種不良風氣是否會感染了日本的上下，我們正為之而擔憂！你看那觀察歐洲情勢而作錯誤判斷的政治家，實在大有其人。他們曾企圖以強化防共軸心為日本的國策，但因德蘇簽訂互不侵約而成泡影。平沼內閣提出責備德國不信的抗議後，因自己不明而引退以謝國人，這是應該的。然而同樣昏庸並曾擾亂過國家的政治家們却正在狡辯着自己的判斷沒有錯誤。這種文過飾非推諉責任的行爲，在政治家實在是醜態！這種風氣假如不幸感染了全國的上下，政治只有日趨於頹廢。日本原不是這樣的民族。我們假如不把政治責任感恢復起來，今後能否立國都成問題！（本部調查室）

敵國大事記（自九月廿五日至十月廿四日）

九月廿五日

野村於廿五日下午三時外相親任式完了後，赴首相官邸面晤阿部首相，關於就任外相後即將刷新廣泛之帝國外交陣容事，有所商議。

九月廿六日

敵爲求總動員法之迅速及圓滿發動，決增強首相之權限，本日之閣議，已予以正式通過。

九月廿七日

倭通商委員會之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於廿七日正午在工業俱樂部舉行。其討議之中心，爲對付歐洲局勢之倭意貿易調整問題。

九月廿八日

野村外相廿八日下午二時邀在京各國大公使至外相官邸，作就任後之正式接見外交使節，並作就任之寒暄。

九月廿九日

倭寺內大將將由柏林起程，經拿破里返國。

九月卅日

倭外務省情報部長河相否認英倭會談重開之說。

十月一日

倭侵華派遣軍當局，發表狂熱聲明，謂該部指揮在華諸軍，在一貫方針之下，一心一意求達成目的，消滅抗日之殘存勢力云。

十月二日

倭陸軍大異動，以澤田任參謀次長，武藤任軍務局長。

倭召集地方長官會議日本開會。

十月三日

倭陸軍當局在地方長官會議席上，報告前次諾蒙坎戰鬥經過。

十月四日

倭興亞院將在武漢廣州設立辦事處。

十月五日

倭現任情報部長河相調任駐暹倭公使，其遺缺，將由須磨填補。

十月六日

野村外相六日在國議席上關於外務省事務當局對貿易四強之反對意向有所報告。

十月七日

野村外相於七日上午八時半在辦公廳與谷次官商治省內紛爭對策問題。十時又赴首相官邸，晤阿部首相，披瀝解決紛爭之方案。

月十八日

無

十月九日

倭華南海軍最重指揮官近藤中將被調回國。

十月十日

野村外相拒絕接受事務當局提案，外務省內爭更形激化。

十月十一日

倭外務省人員百數十名今夜向野村提出辭呈，

十月十二日

駐滬倭領三浦以下倭領館館員，響應外務省事務當局之反對運動，一致提出辭呈。

倭外相野村，首相阿部，及小原，青木各相，協議外務省之內閣問題。

十月十三日

阿部與野村，對外務省紛爭問題，表示讓步，該省風潮至此告一段落。

十月十四日

倭陸軍主腦部調動，山田任教育總監，阿南任陸軍次官。

十月十五日

阿部邀洛井伯爵入閣任農相。

六日

阿部在閣議席上，對外務省糾紛及放棄少數關係制問題有所論述。

十月十七日

無

十月十八日

白鳥前駐意大使本日拜會阿部首相，說明歐洲情勢，並討論其他問題。

十月十九日

陸相畑在本日閣議中報告偽政權之動向。

十月廿日

倭駐滬總領事館，本日舉行駐華總領事會議，出席者有上海，南京，北平，濟南及其他各地之倭領。

十月廿一日

(一)倭野村外相對新聞記者談話，說明關於當前之外交諸問題。

(二)倭朝日新聞評論格魯大使之演說，略讚美國人民對現實之東亞新秩序，尙認識不足云。

十月廿二日

無

十月廿三日

倭須磨情報部長接見記者，談倭美關係問題。又，倭陸相訪阿部，談偽「中央政府」

一、本刊專送各高級政治部，作為參考資料，惟內容有時含有機密性，閱後敬希妥為處置。

二、本刊定為半月刊，但遇特別問題，擬隨時增刊。

三、本刊徵求有關戰地敵情及對敵政工之通訊。